



千里馬时代的朝鮮婦女

千里馬時代的
朝鮮婦女



朝鮮・外國文出版社・平壤

1960

千里馬時代的朝鮮婦女

著 者 李 貞 淑
編 輯 者 外 國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者 外 國 文 出 版 社
印 刷 者 勞 動 新 聞 出 版 印 刷 廠
地 址 朝 鮮 • 平 壤

1960年3月

目

錄

前言.....	(4)
千里馬作業班.....	(7)
勞動英雄和新工人.....	(14)
雖然她沒有說.....	(19)
人蔘加工廠的女工.....	(21)
英雄今天在做什麼.....	(26)
深入群眾的女議員.....	(29)
女管理委員長.....	(35)
我曾想問她的那句話.....	(38)
今天的“沈清”.....	(42)
再想說一遍的話.....	(45)

前

言

人們都說，朝鮮婦女的衣裳雖然很簡朴，可是具有一種優雅之美。長長的打着細褶的裙子，短短的上衣鑲着白領襟，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裝飾，布袜和鞋也都是雪白潔淨的。朝鮮婦女向來不喜歡有花花綠綠的紋樣的布，她們不喜歡露在表面上的豪華，喜愛朝鮮衣裳一直所具有的清秀而鮮明的裝束。這說明她們喜愛深藏着動人的聖潔的色彩。這可以說，同朝鮮婦女在千年歷史中一直保持下來的生活的美是一樣的吧。

朝鮮婦女被束縛在封建禮教的長久的痛苦生活中，還是一直保持了朴素而自我犧牲的聖潔的美。爲了父親而跳進了“臨堂水”的沈清，爲了堅守節操而誓死抗拒了封建官僚的逼迫的春香等的形象正是體現了這種美。

但是，歷史不僅說明朝鮮婦女這種獻身精神和謙遜，而且還說明，在朝鮮婦女溫和的心里蘊藏着一種不可挫折的生活的力量和意志。

在反對外來侵略者而戰的壬辰祖國戰爭（1592——1598年）時期，朝鮮婦女用雪白的圍裙搬運石頭堅守了幸州山城，論介奮勇殺死敵將的同時自己也壯烈犧牲。

朝鮮婦女這種美好的品質和生活的睿智，進入近世更加發揚光大。

朝鮮婦女廣泛參加了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影響下展開的民族解放鬥爭。

特別是，在金日成同志所領導的歷時十五年的抗日武裝鬥爭的歷史中，金鶴實、金貞淑等許多女游擊隊員不屈的鬥爭也占着光輝的地位。

1945年8月15日，蘇聯軍隊擊敗了日本帝國主義解放了我國。朝鮮婦女二重、三重的受苦生活也就告終了。

人民政府發布歷史性的男女平等權法令，實現了婦女們世紀以來的願望。從此，長久以來被壓抑的朝鮮婦女善良的心和優秀的才能以及無窮無盡的創造力量開始展翅飛翔。在美帝國主義挑起的戰爭時期，朝鮮婦女表現出在我們民族歷史上未曾有過的英雄氣魄，為戰爭勝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戰勝了戰後恢復建設的艱苦關頭的今天，共和國北半部已建成了許多以最新技術裝備起來的現代化大工廠，那里有着許多以聰明的頭腦和勤勉的手創造着新生活的自由而幸福的朝鮮婦女。大學畢業的工程師、中學畢業的工人、管理複雜的工廠設備和數千名職工的領導幹部等等，到處可以看到有才能的婦女在工作。

此外，婦女們在科學、文學和藝術部門也同男子並肩作出光輝的成績。

最高人民會議和各級地方政權機關共有一萬六千多名婦女議員。

有十五名婦女榮獲了公民的最高榮譽——勞動英雄稱號，有三萬多名婦女由於她們特出的功勛而獲得了各種勳章。

網羅了全體朝鮮婦女的朝鮮民主婦女同盟，作為以蘇聯婦女為首的廣大的國際民主婦女聯盟的一員，積極參加反對戰爭，為世界

持久和平和進步、婦女的權利和兒女的幸福而進行的鬭爭。

曾在封建奴役和外來侵略者的虐待和剝削中呻吟的朝鮮婦女，未曾享受過這樣幸福的生活。只有在人民政權下才能保證她們這樣權利和幸福的新生活。

但是，我們祖國南半部婦女的處境却和共和國北半部截然不同。

那里仍然存在着幾千年來的痛苦生活。

有六百六十多萬失業者、半失業者和數百萬斷糧農民及其家屬彷徨於街道，有五十多萬戰爭寡婦在沒有任何保護對策的情況下被放任。至於她們的兒女的處境就更不用說了。

加上仍然非法霸佔南朝鮮地區的美帝國主義侵略軍的掠奪暴行等野蠻行為越來越殘酷，就使南半部人民在水深火熱的泥坑中陷得更深了。

但是，這個事態決不能再持續下去。

曾遠離祖國在異國土地上受苦的旅日同胞也從1959年年底起陸續回到祖國懷抱，和我們一起享受幸福的新生活。我們確信，南朝鮮婦女和兒童們也一定會有那麼一天，和我們團聚在一起，過幸福生活。

共和國北半部婦女，爲了使美帝國主義撤出南朝鮮，爲了使我們的生活更加繁榮，以跨上千里馬的氣勢繼續前進，在城市和鄉村，在工廠和機關，在今天和明天……。

千里馬作業班

今天，我國轟轟烈烈地展開着千里馬作業班運動，這是朝着光明的未來疾飛奔馳的朝鮮人民聲勢浩大的大躍進運動。這一運動並不是由於某些特殊的人們所開展的，而是由朴素的普通人們展開的全民性集體革新運動。

解放前，我國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解放後，美國侵略者在他們發動的歷時三年多的侵略戰爭中，殘酷地破壞了我國的農村和城市。因此，我們簡直是從廢墟上開始着手了一切建設工作。正因為如此，我們就應該比別人跑得快。我們有着堅定不移的信心，我們還有着始終正確地領導我們走向勝利的朝鮮勞動黨。因此，大躍進的千里馬運動便成了全民性運動。

在工廠和農村，人們都可以看到以跨上千里馬的氣概向前奔馳的千里馬騎手們，還可以見到許多“千里馬作業班”。

在忠實勇敢的千里馬騎手的隊伍中，有着許許多多女騎手，我們為此而感到驕傲。

×

×

六個月前的某一天，平壤絹紡織廠青年車間的作業班長林香月，一本正經地坐在車間主任的前邊，向他懇求着說：

“能不能把我調到第六作業班去？”

車間主任帶着驚愕的神色反問道：

“第六班嗎？”

“是的。”

“你知道不知道那是什麼樣的班？”

“知道。”

香月沒有多說，只低着頭，懇切地期待着車間主任的允諾。車間主任想了好半晌才猜到她的意圖，便說：

“你的意見是很好的，不過你要好好想一下。”

“我已經想好了。”

“你到那兒去的話，你的收入馬上會降低的。”

香月安祥而又溫厚地微笑着。老實說，香月是根本不計較個人得失的人。香月是生產革新者，她提早兩年半完成了自己所負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她有着捨己爲公，忠心耿耿地執行任務的精神。要想超額完成車間的生產任務，就得幫助落後的作業班趕上先進作業班。她早就準備爲此獻出自己的一切力量。她並不誇張自己，因爲她相信：無論是誰，一旦認清幫助落後，趕上先進的意義之後，就會那樣去做的。

向來看問題慎重仔細的車間主任說：

“幫助落後趕上先進這回事兒，並不是一帆風順哩”。

香月帶着一點遺憾的神色，仰首望着他說：

“你還不理解我的希望嗎？”

“不，不是這樣。”

車間主任默不作聲地凝望了她好久，然後果斷地大聲說：

“好！干吧！”

主任的允諾當然使香月喜出望外，但她仍沒站起來，低垂着頭又央求着說：

“還有一個問題……”

對這位大公無私的姑娘所托咐的任何事情，車間主任一向都是甘願爲她解決的，所以很認真地等待着她提出問題來。

“請你接受我的建議：在那個班里展開爭取千里馬作業班稱號運動。”

車間主任這一下可就輕輕地搖起頭來了，微笑着說：

“同志，雄心太大也不行哩。把第六班的水平提高到一般的水平也就算不錯呀。”

“如果接收這個建議的話，就有把握在今年內爭取千里馬作業班稱號。”

香月執拗地堅持着自己的主張，這時車間主任才認識到她的決心並不是一兩天的工夫形成的。

千里馬作業班稱號，不是輕易就能獲得的。無論在執行計劃，或是在保證產品的質量，以及在遵守紀律和生活上、道德品質上等，都得樹立榜樣。

香月到底憑着什麼下了那樣的決心？這是因爲她相信了群眾，她認爲：人們一旦下了決心，鼓起勇氣，就會產生移山倒海的力量。

在香月調到第六作業班當班長的第三天，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英實啊！”香月向在鏡台前邊穿作業服的英實叫了一聲。英實今天又比別人晚一點上班，所以聽班長叫她的時候，以爲要挨班長的批評了。便以不友好的聲調答道：

“叫我干嗎呀？”

班長並不在意她的態度，仍然熱情地說：

“我問你一件事，我們班能不能發起爭取 千里馬作業班稱號運動？”

英實聽到 意想不到的詢問，不禁楞了一下。香月繼續瞧着她說：“你說，能不能爭取稱號？”

“噫！話里有文章，多高明的責備啊！”英實竟這麼想着，便譏諷地說：

“發起就發起唄。得不得稱號是往後的事哩。”

“那就不行啊。我們要有把握才干。”

“這我可就說不上了。這個事又不是我個人單獨干的，再說我不是一個落後分子嗎？”

香月聽到英實的這些冷冷的話，一點也不動氣，和顏悅色地又說：

“不是啊，問題取決於 你哩。我知道，你有一種力量，可以吸引住人們的心。你要試一試，像千里馬騎手一樣地去干幾天，看一看大家跟不跟你。你是滿可以做的。我完全相信你可以這樣！”

過去，英實不好好干工作，經常遲到、缺勤，差不多已成爲家常便飯，在工作時間也東扯西拉，吊兒郎當。可是，不知道怎麼回事，大家倒是都喜歡她。她跟班員們很親近，混得很好。香月正是抓住了她的這種長處來和她談話的。

過了幾天以後，英實紅着臉跑到香月跟前說：

“你去發起吧。滿可以爭取千里馬作業班稱號。”

對只爲一個目的而奮鬥的我國人民群眾，是不要費很大力氣去發動的。不久，在職業同盟小組會上，第六班的全体工友做出了保證：一定要爭取“千里馬作業班”的光榮稱號。

從那以後，香月努力改進了作業方法。她對班員們說：

“我們要用集體擔任制來代替個人擔任制，我們要有同心協力的精神。英實是插換木梭的能手，順子是接頭的能手，所以，英實要看管機子的前面，機子的後面由順子來管。這樣的話，工效一定會比過去大大提高的。同時，三個人要管四台機子，這樣也就比過去多管了一台。”

打這時候起，她們便集體領計件工資，大家所得的工資比過去多了。在班員之中，開始滋長了個人爲集體，集體爲個人的協作精神。爲共同的目的而團結一致的她們，不僅在工作方面作出了出色的成績，而且也逐漸樹立起共產主義的風格來。

有一次不知是誰這樣叫了一聲：喂！“供給部來了很多魚啦。現在他們忙得手忙腳亂哩，我們主動地去幫幫忙好不好？”她的話還沒說完，馬上就有好幾個人哈哈笑往供着給部跑去了。

又有一天，一個班員對香月說：

“班長，聽說捻絲車間現在缺紗管。”

“也許解廢紗的活兒慢一些吧。”香月心不在意地說。

“班長，我們去幫個忙好不好？千里馬作業班班員不是什麼時候都要起模範作用嗎？”

由於第六作業班的模範作用，帶動了其他工人，因此全廠立即掀起了解開纏在紗管的廢紗的運動。這麼一來，紗管才正常地調換了。

自此以後，班員們凡事都主動地干，不必班長多跑腿多動員了。班員們都有了高度的能動自覺性，她們團結得就像一個人一樣，真是親如一家。

在全班班員不懈的努力下，終於獲得了“千里馬作業班”的光榮

稱號。

有一天，我去訪問了這個作業班。班員們差不多都是二十歲左右的姑娘。有的入廠還不到一年，有的早在激烈的戰爭時期就來到這個工廠，掌握了不少的經驗和技術，有的則剛剛初中畢業，還有些是正在努力學習，要成為優秀的技術員。

我向班員們問：“自從展開爭取‘千里馬作業班’稱號運動以來，有了什麼變化？”

她們羞澀地微笑着互相瞧着。活潑的順子先開了口。

“你說變化？可多呢。我是跟她親起來了。”她伸手捧起坐在旁邊的一位姑娘的下巴顎，瞧着她的眼睛說：“她這雙黑眼睛呀，過去看起來老是不順眼，可是現在呢？越看越覺得聰明哩。”

那位姑娘掙脫了順子的手，並似笑非笑地嬌嗔着她。在她的臉上帶着只有對親近的人表示的那種可親可愛的神情。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

我便向穿藍色衣服的姑娘問了一聲：

“你也有了不少的變化吧？”

她說：

“衣服多起來了。工資也增加啦。”

我想，衣裳多了又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呢？我便反問她說：

“衣裳嗎？”

這一問倒使她不好意思起來，紅着臉慢吞吞地說：

“過去……我亂花了錢，可是現在……”

“現在她可真會過日子哩。”不知誰插嘴替她下了結論。

我又對另一個姑娘問了一下。她便答道：

“我現在上技術專科學夜校，一天也沒曠課，一次也沒遲到。”

“爲什麼不問我呢？”看起來歲數最小的的小姑娘沖着我笑問了一聲。我微笑着打量了一下這個長得結實又可愛的姑娘說：

“你別客氣嘛，請你說吧。”

“我的技術提高了，已升了兩級。”

別的姑娘們笑着說：

“那不只是你自己呀。”

“可是……反正我……”

我感到很滿意，爽快地笑了，她們也跟着我笑了。

最後，英實代表整個班說了全班的工作成績。她說：

“我們已在十一月完成了全年計劃。把一等品的比率從20%提高到70%，全班無缺勤、無遲到。”

香月對自己的成就絲毫不談。我也不再問她，因爲這一切成就難道不是她引導的結果嗎？

明朝愉快的千里馬騎手們！以威武的氣魄跑在時間前面，熱情磅礴地創造着幸福的生活。

×

×

年輕的姑娘們怎能發揮這樣的革命干劲呢？難道只是因爲香月當班長當得好嗎？不，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工人們怎麼不能像香月那樣去工作呢？今天的勞動英雄們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怎麼沒有發揮過像今天這樣力量呢？很清楚，我們的一切成就，一切奇蹟的湧現，全是因爲我們的社會制度是無比優越的。

勞動英雄和新工人

平壤紡織廠第二織布車間副主任高英淑正在查看昨天的作業日誌，突然電話鈴響了。高英淑就邊翻閱日誌，邊拿起聽筒。

“把那幾個新工人派到你那兒去。”

“好，是三個人嗎？”

“是啊，她們都是初等學院的初中畢業生。”

“初等學院？”

“對，都是孤兒。她們在戰時死去了雙親，都是很可憐的孩子！”

高英淑慢慢地放下聽筒，沉溺在思索之中。沒有父母的孩子……突然在她的腦子里閃現了二十年前她跟父母惜別的事。父母現在怎樣過日子？她無從知道。二十年前，她的父母住在朝鮮最南端的一個島上，名叫濟州島。她在十五歲的時候離開家以後，就一直沒有回過家鄉，並且不知道父母的消息。她常常想，即使他們還活着，在南朝鮮那樣黑暗的地獄里生活也一定是苦不可言的。高英淑現在已有三十多歲了，她已經是有兩個孩子的母親，可是她還忘不了母親的溫暖的懷抱，何況對這些失掉雙親的孩子們來說……

不一會兒，那三個孤兒來到了高英淑的辦公室。她們用精力充沛的眼光掃望一下屋子，然後從容不迫地走到高英淑的前面。其中有一個姑娘用聰明伶俐的聲音問道：

“您就是副主任嗎？”

“是的，請坐，請坐。”

高英淑找椅子給她們坐。她們身上穿的都是深色制服，脖子繫着花花綠綠的圍巾，看樣子她們都只有十七、八歲。

高英淑望一望笑着的她們說：

“有什麼好笑的事兒嗎？”

“您和像片一模一樣呢。”

“像片？”

“‘朝鮮婦女’雜誌上登的勞動英雄高英淑……”

她們說着，歪着頭，哈哈地笑起來。勞動英雄高英淑也不由得跟着她們笑了。

這些新工人們的臉，都是那麼胖胖紅紅的。在她們聰明的眼睛里，射出好奇的神采，從她們的表情和態度中絲毫也看不出憂愁和苦悶。

“難道她們是孤兒嗎？”高英淑感動得邊這麼想着邊自言自語道：

“對！那能和二十年前一樣呢！根本不一樣！”

……二十年前，高英淑被迫來到平壤紡織廠。當她被人領進了像倉庫似的簡陋屋子里，屋里鋪了地板，沒有火炕。地板上躺着許多姑娘，她們蓋着破爛而又骯髒的被子，露出一付面黃肌瘦的臉，瞧着新來的朋友。從濟州島領來高英淑等許多姑娘的那個傢伙，用腳踢着誰的枕頭，厲聲喊道：

“擠一擠吧！”

姑娘們不得不又擠了一點。不一會兒，那個傢伙又命令着說：

“你在這兒睡吧。明天要七點上班，唔！”說罷，那個傢伙就走掉了。

有一個女工給高英淑蓋被子，小聲問道：

“你是從哪兒來的？”

“濟州島……”

“離這兒很遠哩，半路上你怎麼沒有跑掉呢？”

“往哪跑啊？”

“哎！跑到哪兒也比這兒強啊！”

高英淑哭起來了，與其說她因為想家而哭，倒不如說她因為永遠回不了家而哭。工廠的圍牆像監獄的圍牆那麼高，父母的生活又是那樣淒苦，連粥都喝不上，她就因此而感到非常悲哀、絕望。

高英淑在勞動中飽受了侮辱和折磨。對她來說，勞動就是痛苦，監工用鷲目般的眼睛常常怒目盯視她，高英淑每天總勞累得精疲力盡，但每頓吃的是一碗菜、湯和飯泡在一起的稀飯，她餓得面黃肌瘦，皮骨相接，她還常為回不了家而感傷備至……。

骨頭還柔軟的小姑娘們，就是這樣飽受着折磨。

八月十五日，解放的曙光普照大地。姑娘們聽到解放的喜訊，個個都長舒了一口氣。人們很認真地聽了她們的訴苦。宿舍里的食堂，乾乾淨淨的碗碟代替了骯髒的洋鐵桶。她們開始歡歡喜喜地進行勞動。

高英淑的技術水平，一天比一天提高了。高英淑決心多織布，就要求多操從兩台紡織機，從前她就是管了兩台的。以後她又要求管六台。開會的時候，她常常坐在主席台上，胸前佩帶了不少的勳章。